

在新疆阿勒泰,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,阿尼帕和丈夫阿比包养育了19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孩子:自己的孩子、弟弟妹妹的孩子、收养的孩子、邻居的孩子……其中有10个和他们非亲非故——

“传奇妈妈”阿尼帕

家是什么?

“家就是屋檐下的一捆青草,是院子里那棵挡风遮雨的大树,是房顶上的炊烟,是我和姐妹兄弟在大通铺上玩耍。我想家,想家里的奶茶,想家里磨得发亮的油漆小桌子。”

新疆阿勒泰地区流传着阿尼帕妈妈的故事。她家四代同堂,有200多人。

阿尼帕的家有一个能站下几十人的大院子。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,她和丈夫阿比包住在一间土坯房里,养育了19个孩子,其中有10个和他们非亲非故,来自不同民族。

而今,土坯房变成3间大砖房,院子中间盖起二层小楼,开办了阿尼帕事迹教育展馆。家里一口直径1.2米的大铁锅,默默讲述着阿尼帕妈妈和这个大家庭的传奇。

“多年以后,我们都成了妈妈的样子”

“妈妈,又有个孩子考上大学了!”“妈妈,上次说的那个孩子成绩提高了!”

每次拨通电话,卡丽曼都会先给阿尼帕妈妈报喜。她口中的孩子们,是女儿伊丽曼班里的学生。大学毕业后,伊丽曼在新疆伊宁市的一所小学当老师。从清早催促起床,到帮助孩子们处理每天学习、生活中遇到的问题,再到晚上抽时间谈心,她既是学生们的好老师,也是孩子们的“好妈妈”。

一次,伊丽曼发现有个孩子少有笑容,原来是因为她的母亲因病去世,姐姐、弟弟都在上学。伊丽曼抽出时间陪她聊天,周末邀请她到家里吃饭,再悄悄塞给孩子一些零花钱……后来,孩子顺利考上了大学,搂着伊丽曼哭着喊妈妈。

“是姥姥和妈妈教会我什么是妈妈。”伊丽曼不禁回忆起一段母亲小时候的故事。

“哈比扎,你来试试这条裙子,看看能不能穿?”听到阿尼帕妈妈的呼唤,站在一旁的卡丽曼愣住了。哈比扎原名王淑珍,是被阿尼帕妈妈收养的回族女孩。卡丽曼是阿尼帕亲生的长女,和哈比扎年龄相当、身材相仿。

“妈妈,这裙子真的是给我的吗?”哈比扎紧紧盯着这条时髦的花裙子,情不自禁地接过来。“是呀,孩子,是给你穿的呀,好看吗?”阿尼帕妈妈慈祥地打量着她。“可是,姐姐穿什么……”哈比扎话音未落,卡丽曼哇地一声大哭起来,转身跑出屋子。

阿尼帕追上卡丽曼,搂着她说:“孩子,你听我说,你是大姐,要让着妹妹。你有亲生父母,可是哈比扎没有啊!”

卡丽曼难过得什么都听不进去,一整天没吃饭。妈妈没有责怪姐姐,但也不理睬她,直到她主动认错,妈妈才露出笑容。一个锅里吃饭,一口井里淘



在位于新疆青河县的家中,阿尼帕(前排右五)和家人一起拍摄全家福(2022年7月10日摄)。组图均由新华社每日电讯记者 王菲 摄



在位于新疆青河县的家中,阿尼帕(左)和养女王淑珍一起回忆往事时留下眼泪(2022年7月10日摄)。



阿尼帕的孙子孙女在奶奶用过的大锅前模拟做饭。阿尼帕曾用这口大锅做饭养育一家人(2022年7月11日摄)。

水,一个炕上睡觉。在卡丽曼童年的记忆里,自己的“兄弟姐妹”最多。他们有汉族的、回族的、哈萨克族的……

一次,阿尼帕的亲生儿子阿本在学校偷走了妈妈给养子王作林的新球鞋。兄弟俩打了一架,阿本被妈妈狠狠揍了一顿。愧疚的王作林悄悄地将那双球鞋塞到阿本床下,阿本又悄悄地退回来。

母亲的爱,总是会给收养的孩子多一些;而责罚的手,却总是打向亲生的骨肉。

阿尼帕虽然不识字,却用这种简单的“加减法”补齐十根手指的长短,攥成了一个大家庭。

卡丽曼成家后,把女儿班里的一个因为家庭困难要辍学的孩子接回家中照料。看着她们,她总会想起妈妈为他们盖被子,想起那条花裙子的故事……

阿尼帕这一生,就是为了“当妈妈”

因为一次手术,年过半百的哈比扎把过膝的长发剪去,小心翼翼地留存起来。

“这头长发是为了记住阿尼帕妈妈为我做的事。”每每回忆过去,哈比扎都会泪流满面。

那是1977年,阿尼帕的妹妹在街上发现了饥寒交加的回族女孩哈比扎,把她领进了阿尼帕家的院子。

哈比扎已在外流浪多日。她的鞋裂了个大口子,脚趾头露在外面。头上长满了头癣和癞疮,没有一根头发,包着一条又脏又破的头巾,不停地往外渗着血水,散发出恶臭。

帕的小女儿热合曼都嗷嗷待哺,阿尼帕把她们带在身边,哪个哭了就给哪个先喂奶。

自己的孩子、弟弟妹妹的孩子、收养的孩子、邻居的孩子……阿尼帕常说:“手心手背都是肉,身前身后都是娃。”

阿尼帕这一生,就是为了完成“妈妈”的使命。

19岁,她跟着父母,回到地处北疆的青河县,在青格里河边安了家。

父辈叶落归根,终偿夙愿。阿尼帕嫁给了在公安局工作的退伍军人阿比包。

沉浸在幸福中的她哪里能想到:父母双亲突然相继离世,从此她带着6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,又当姐又当妈。

从最早收养邻居家的孤儿到金雪莲出嫁,阿尼帕的爱就像家门前的青格里河水,流进了孩子们童年的梦乡。

这一坑馕,阿尼帕妈妈打了一辈子

阿尼帕出生时,父亲望着她一双清澈的眼睛,给她取名“阿尼帕”,意为把人们引到正路上的带头人。

青河县雨水稀少,一年中有半年气温都在摄氏零度以下。上世纪60年代,一场大饥荒席卷这片苦寒之地。

当时,阿尼帕的第一个孩子贾帕尔出生了,算上6个弟弟妹妹,一家9口人全指望阿比包每月的45块钱工资。

没想到,阿比包丢掉了工作,让原本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。为了维持生计,白天阿比包在铸造厂抡大锤,晚上到砖窑里打土坯。没想到铸造厂倒闭,他又去当放牧员,白天上山放羊,晚上负责宰羊。

阿尼帕也打起临时工——清洗羊肠,一副两毛钱。站在冰冷的河水中,她躬下身子、忍住恶臭,把羊肠一根根捡起、搓洗,再一根根捋顺、盘起……第二个孩子刚出生第6天,她就下了河,从此落下了风湿病。

1963年春天,邻居亚和甫和妻子相继离世,留下3个未成年的孩子。阿尼帕给他们送吃的,帮他们洗衣服,她依稀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曾经连失双亲的自己。

一天,阿比包又在打铁时砸伤了手,提前回了家。阿尼帕赶紧迎上去,查看他的伤口。

“这3个娃娃啥时候来的?爸妈不在了,日子不好过吧!”说话间,阿比包看到了在墙边站着的邻居家的3个孤儿。

阿尼帕小声说:“我看到他们在捡垃圾……只要我们有口饭吃,就能给这3个娃一口饭吃……”“一块馕两个人分着吃都吃不饱,你把它分成十几块,怎么吃啊!”阿比包摊开双手,无奈地说。看妻子不吭声,阿比包说:“接就接过来吧!”

就这样,家里变成了13口

人,只有两床被子、两个枕头和一条褥子。

阿比包把宰羊剩余的残次羊皮都背回家,阿尼帕把大块的接成被褥,小块的做成袜子手套。零下40摄氏度的寒夜,夫妻俩在中间,男孩女孩分睡两侧,13口人合盖20多斤的羊皮被,再没有人觉得冷。

可是,饥饿仍然如梦魇。阿尼帕只有更辛苦地劳作。

早上5点半,她爬起来给一大家子做好早餐,就到河边洗羊肠。几小时后,上山砍柴,再回家做中饭、晚饭。

阿尼帕烤的馕,是一家老小的最爱。但是打馕的过程,却格外费力。

馕坑里架着炭火,阿尼帕倚在坑边,上半身探进去,把做好的馕坯拍在馕坑内壁上。夏天的高温炙烤让人窒息,冬天则是胸前被火烤、后背钻寒风。

一张馕刚拎出来,眨眼工夫就分没了。阿尼帕常常是饿着肚子去刷锅,再去干各种家务。有时候,她在家走着走着都能睡着。

“我不读书了。”大弟弟霍帕尔心疼地甩下话。

“再苦也要供你们上学!”阿尼帕嗓门提得老高。

所有的钱都换成了粮食,阿尼帕还要克扣自己的口粮。她把捡来的麦穗搓出麦粒炒熟,放在嘴里反复嚼,硬得硌牙却能顶住一阵饥饿,孩子们的学费就这样从牙缝里一点点省出来。

千难万难,命运一次次无情地打击着这位善良的母亲。1995年冬天,一场特大雪灾差点击垮了青河县的牧业生产。阿尼帕的二儿子阿本作为包村干部四处奔波,帮助牧民拆墙取土坯建暖圈。

谁料,墙体突然倒塌,年仅33岁的阿本被埋入废墟。阿尼帕整日整夜抱着儿子的遗像流泪。阿本是她的骄傲啊!他和爸爸阿比包一样,曾经当过兵、扛过枪,是保家卫国的军人。

1999年春天,三儿子阿不力克木新婚。然而不到一年,阿不力克木紧急住进了医院。三儿子是她的亏欠啊!孩子们小时候鞋子不够穿,他的脚被冻伤,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,后来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。

阿尼帕在医院照料4个多月,阿不力克木最终还是长眠在妈妈的怀抱里……

他们的孩子还需要抚养,住院的费用还需要偿还,孝顺的儿媳应该拥有更美好的人生……阿尼帕将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,重新包起鲜艳的头巾,用母亲的坚强,扛起两个儿子原有的家。

在阿尼帕的照料下,弟弟霍帕尔的女儿生活安定,抱上了孙子;养子吐尔达洪的6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;阿本的老大老二结婚生子,小女儿大学毕业当了公务员;阿不力克木的女儿计划考研……

年复一年,阿尼帕依旧坚持亲手为家人打馕。每一口馕,带着恰到好处的咸味,从舌尖一直暖到心里。那里面,藏着曾经的困苦,还有难忘的记忆。

(李自良 吴晶 何军 屈婷 马锴 邵世博 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